

# 希望小提琴

閉上眼睛，我才能看見窗外的藍天；

摀上耳朵，我才能聽見美妙的歌聲。



幸佳慧·文  
蔡達源·圖



剛到島上沒幾天，阿強的床便空了。阿保說他頂撞上頭，老賴說是阿強自己不想活了，沒有人知道真相。我害怕也許哪一天換我的床空了……

後來的一個月，我的腦海裡時常浮現一隻小時候認識的狗……

牠是附近拾荒老人養的。好幾次，我經過老人的家，都看到老人用鐵棍打那條狗，狗兒哀傷的看著我，我為牠感到難過，但那個老人長得很嚇人，我只能害怕的快步走過。

那時，我沒有勇氣救那條狗，而現在，又有誰會來救我？



親愛的大哥：

自從您寄來第一封信之後，家裡每個人就不時的往信箱裡翻找，或傾聽郵差的鈴鐺聲。您可知道您稍來的紙信，是這個家維繫下去的動力，您的隻字片語卻比滿桌的食物更能讓爸媽維繫生命的動力。也只有當他們讀你的信時，我才能在他們從不停止的淚水旁，看到短暫的淺笑。

我們大家都很好，家裡經營的小店過得去，我跟弟弟這學期在學校都拿了獎狀。您別掛心，爸媽特別要我跟你囑咐在那裡要放寬心，照料好自己。您提到不久的將來或許可以接受書籍的寄送，這真是實在太好了。我會先把您要的書準備好，等您消息。

妹苓

1950年



後來的每天早上，我一張開眼睛，都要問自己：「這是夢嗎？」或者「我死了嗎？」

說實話，那時我常常希望自己是死的。可是，後來當我讀到家裡的來信，我會想：「還好，我還活著。」



木造的營房會進風、會漏水，冬天冷的時候，大家都冷得直打顫，一整夜會把破床搖得喀喀作響。有個夏天，連續來了幾個颱風，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幾間營房沒力氣撐下去都垮了，屋頂也飛了。

因為房子沒了，我們得自己蓋。所以，去海邊珊瑚礁岩打石頭回來蓋房子，就變成每日最重要的工作。

以前，我們都沒有在大太陽底下打赤膊做粗工過，拿著重鎚敲打硬石，噴出的細碎石頭不斷刮傷我們，一整天下來，大家全身又是汗又是傷的，常常累得沒力氣說話，做完該做的工作就睡覺，隔天一早再繼續相同的事情。

